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叢書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3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三)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

文體明辨六十一卷首一卷
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
錄目錄二卷(三)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

銅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體明辨
八十四卷》提要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序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舊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一曰敘事宋真氏嘗分列于正宗之編故今放其例而辯之其叙事又有正變二體係以詩者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叙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文作明辨 不卷之四十四 一

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若他類之文有序者各見本類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于名字說條使得以類相從茲不復列

議論

詩序

周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乎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姓終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一作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一作誅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一作情

文律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二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上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之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也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名起適魯見易象與魯

文律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三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禮既衰官失其正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於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賢來之法其教之所成文之所害則刊也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辭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

文修明辨 八卷之四十四

四

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作義起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訓排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讀曰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音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

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鉅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文修明辨 八卷之四十四

五

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名殺梁紇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九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遂以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顧子敏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詳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

四十部十五卷皆其顯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
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
衛及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
文隱其義公羊經止復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
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龍龜王
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四

六

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一一作獲麟之一句者無
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
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
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
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
尋文武之迹不墜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
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
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
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一作往考
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
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
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欲使門人爲臣孔子
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
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復麟而左氏
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
吾道窮亦無取焉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四

七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神閑焉以經術造之乃集
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
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
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
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
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乎周
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典續以終之至於後世
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
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千今

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卿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宋曾鞏

八

新序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

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即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篇故人僞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

宋曾鞏

九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焉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世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

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附註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

宋休明辨 云卷之四十四

十

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亦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珎璜璫璫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向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辟臣有二南

宋休明辨 云卷之四十四

十一

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兇且之野人慕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傳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

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覓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

宋本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二

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上度時君之功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固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

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

宋本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三

莫之寤也唯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止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

也此書有高謗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南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詭譎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

又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四

之跡將聞而不彰鬱而不發而構枉冤瑣奸回凶惡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不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惟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麗無不盡也本末先

後無不自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之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入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

又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五

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僞偉援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

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

宋明辨 云卷之四十四

十六

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臣重之每就察訪察陳故事察因以所論歲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與武德高祖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省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

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錢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缺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

宋明辨 云卷之四十四

十七

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燕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或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繼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今去就不可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

兩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魯輩

禮閣新儀三十篇常公肅撰記開元_年玄宗以後至元和_年憲宗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雖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後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八

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大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

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九

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

制卒正於玄成孟大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玄賈誼以經術起而嘉祿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植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行儉祖以禮臣義嗣侍中公行儉祖以禮承大事大理公儉父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儉備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昭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子于家邦遊其

六本明辨 天卷之四十一

世

氏也果矣

梅聖俞註孫子後序

宋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名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至武之書本於兵之術非一而以不多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且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

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特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卓呂布名諸袁紹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山兵千里公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場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二二

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而明恥辱衣冠進趨眇
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
爲壯夫何異

內制集序

宋歐陽脩

昔錢思公名惟演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
可維以它才處之唯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
自言爲此語頗取怒一作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
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辭齋文必用
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
事而制詔一作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
文体明辨云卷之四十四

廿四

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
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嘗直而
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
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
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
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
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所罷職院吏取予且早
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
內及官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文記月
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

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穎之間若夫涼竹
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
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
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之一噱極大笑也也亦
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三年秋八月
二日廣陵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宋歐陽脩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
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
文休明明辨云卷之四十四

廿五

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
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頻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
詔趣從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
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
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
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
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及四月
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
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
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剽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